

十五家年譜叢書

第十一函  
第十冊



明陳伯容

汝鎬

甘露園長書四論

王安石一

介甫以新法負謗於當時貽指摘於後世善狀不彰而惡聲  
嘈嘈滿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卒未有開而赦之者何也今姑  
無論其立法之是非與閭閻之利病試就攻介甫之人而反  
覆其議論有以見攻之者之好勝而不情而曲不在介甫也  
熙甯新法所稱最爲民害者莫如免役青苗而斷斷新法立  
赤幟而攻之者在當時莫如蘇子瞻范堯夫而在後莫如朱  
元晦子瞻論免役之害謂役人必差同鄉戶如衣之必用絲  
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換乃君實議復差役又極  
言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農民應差官吏百端

需求比於雇役苦樂十倍而堯夫亦謂差役一事當熟講不然滋爲民害然則向之所謂必不可行而以爲有錢荒之弊者又後之所謂必不可罷則滋害而以俟聖人於百世者也朱元晦恨介甫汲汲財利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及建社倉則夏受粟而秋息以償猶之乎青苗法也有問之者元晦奮然曰介甫獨散青苗一事是耳因作社倉記以述其意復上其法於朝朝以其法下之於諸路而堯夫當元祐時亦嘗有復散青苗足國用之請然則熙寧諸老所鬭爭而以爲有蠶食督責之弊者又堯夫所復請以足國而元晦所陽避其名而陰祖其實者也卽三君子以例餘人而一時爭辯皆好勝可知卽免役法之不可罷青苗法之可以罷而復行

乃可易名爲社倉以例餘法而一切設施皆便盡可知周茂  
叔不啻喜好介甫與語連日夜乎不娓娓頌熙甯新政之美  
乎

事具蒲宗孟墓碣

以茂叔所嘉與而樂頌者而流俗曉曉不已後

之人又從而吠聲焉嘻甚哉原介甫所以負當時謗而貽後  
世指摘不解者一則峻法逐言者以期於法之必行而爲士  
大夫所不喜一則更張無序講非常之原於旦夕間以與愚  
民慮始紛紛而爲閭里市井所驚疑重以用事諸臣推行太  
過浸違初旨者比比有之此則介甫所不得不任其咎者而  
法無恙也奈之何咎介甫而遷怒於介甫之法哉豈惟遷怒  
於其法且併遷怒於其所與之人而俾之無所容於天地如  
李定是已定之自秀州入也舉朝喙齧爲匿服不孝而定自

辨實不知爲仇氏所生疑不敢服故以父老侍養解官本傳  
亦謂定分財賑族家無餘貲得任子以與兄息死之日諸子  
皆布衣用情厚矣世有厚於宗族與兄之子而反薄於其母  
乎世有能解官侍養父而不能持所生母服乎此事理之必  
不然者今徒以附合新法之故橫被以不孝之名不以本傳  
求之一往污蟻無浣濯之路矣嗚呼厚土而忍污蟻之甘心  
焉又何怪良法而不曉曉爭曰罪之魁而禍之首也

### 王安石二

楊中立當靖康初論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安石以圖  
身利故推尊加王配享孔廟今日之事雖成於蔡京實釀禍  
於安石此語旣倡口實翩翩以熙甯爲禍敗靖康之始基以

安石爲鼓舞蔡京之前茅不惟下誣安石抑亦上累神考今  
史牒具在凡京所逢迎如虛無是溺土木是崇脂膏駿削於  
下而惰慢盤樂於上蝨國害民非一政然何者爲熙甯之政  
凡京所交結如內侍則童貫李彥梁師成佞倖則沖勳父子  
執政則王黼白時中李邦彥輩挑釁召亂非一人然何者爲  
熙甯之人雖京弟卞館甥介甫而京不以卞故受知介甫用  
事於熙甯元豐之間也何與介甫事而謂致有今日之禍者  
王安石乎惟尊配享特借此爲欺君盜寵之地而庶幾彌縫  
其不肖之心耳如篡漢爲魏者未嘗不藉口於舜禹之事造  
作符命弄孺子嬰於股掌者未嘗不以周公之居攝爲解豈  
可謂三讓登壇厲階於讓德稽首而負扆南面乃教後世以

稱假皇帝成卽眞之謀哉夫京惟不能繼述熙甯之法卽保甲一事已足以尊武救敗杜南牧之萌而寢北轅之釁矣何者宋武衰而積弱之國也將權釋於杯酒而藩方之兵弱天子之禁軍以戍邊備征討而王畿之兵弱招游手而湟刺之旣違土著兼困民供而所在防禦之兵弱以故金虜一詎陷朔代圍太原下燕薊直擣汴京有南朝無人之歎而太后手詔亦有人不知兵之恨使保甲不廢則訓練以時韜鈴日熟家有干櫓而人皆敵愾縱胡馬南嘶亦何至掉臂行數千里無一城一壘撓其鋒者而又何至紛紛召集下哀痛勤王之詔哉故吾以爲編保甲習民兵已逆知他日之必有靖康而靖康之所以河決魚爛者正以保甲之法壞蒙其名而棄其

實額日廣而銳日銷驅病婦弱子張空拳以與餓豺狼鬪而立碎於瓜吻之下耳尙介甫之詛且詈乎抑又有疑熙甯新法皆法所不得不新而獨增置宮觀使以處異議落職之人爲崇左道而紊官制然先後諸老靡不喋喋新法之爭者至宮觀有差則以天子之膺力侍從句管昏淫之鬼而提舉之反安焉噤不聞出一語而太一神霄醴泉萬壽之踵相望而奉祠者皆前日扼腕新法之人也豈祠祿實便於己而諸法乃無一便於國而更以爲靖康禍本乎信矣夫宋人之議論多也

司馬光一

靖康之禍論者謂始於介甫吾以爲始於君實非君實能禍

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也夫新法非漫然而姑嘗試之者每一法立其君其相往復商訂如家人朋友相辨析積歲彌月乃始布爲令甲而神宗又非生長深宮慣於閭里休戚之故者推利而計害原始而究終法未布於方內而情僞已瞭澈胸中如列眉故雖以太后之尊岐王之戚上自執政下逮監門競苦口焉而不爲中止雖其間奉行過當容有利與害鄰而實與名戾者要在困其舊以圖其新救其疵以成其美使下不厲民而上不失先帝遺意斯宵小無所乘其間而報復之禍無從起矣安在悻悻自用盡反前轍以太后諸人爭之而不能得之於神宗者今以范蘇諸人爭之而亦不能得之於君實一有逢己之蔡京則喜爲奉法蓋先帝肉未冷

而諸法破壞盡矣是欲以臣而勝君而謀之數十年者可廢之一朝也是謂己之識慮爲能賢於先帝而昔以爲良法今以爲秕政也不大橫乎孔子何以稱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乎今其言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所建立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夫以神宗之爲君豈政由甯氏聽穿鼻於其臣者而云安石所建立乎安石免相在金陵者八年新法之行如故也安石建之能使神宗終身守之而不與手實鬻祠俱報罷乎且元祐之剷除更張無子遺而所云百世不可變者安在乎吾恐先帝有靈目不能一日瞑地下也又云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夫一切因革所爲告於宗廟頒而播之天下臣民者吾君之子不曰

吾君之母也君母而可廢閣先帝行事是呂后之所以滅劉而武后之所以篡唐爲周也人臣而可挾母后之權弁髦其主是徐紘鄭儼李神軌之共相表裏而勢傾中外也尙可訓乎況元祐之初嗣君已十餘齡矣非遺腹襁褓而君者朝廷進止但取決於宣仁而嗣君無與焉雖嗣君有問而大臣無對此何禮也蘇子容危其事每謂諸老母大紛紜君長誰任其咎而哲宗亦謂惟蘇頌知君臣之體蓋哲宗之藏怒蓄憤已不在紹聖親政之日而小人之逢君報怨亦不待惇京用事之時矣何者人臣而務勝其君以爲忠豈人子而不務繼述其父以爲孝上見其意下將表異一表之於章惇而羈管竄逐無虛日再表之於蔡京而爲妖爲孽外假紹述之名而

以濟其私而宋事不可爲矣君實不當少分其咎哉孔子曰  
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慮終不稽敝乃舉而委之  
於天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天可倖乎天而以死先君祚宋  
乎則太甲之顛覆典型爲天實祚商而漢惠帝之與曹參輩  
守畫一而清淨焉爲天不祚漢矣

司馬光二

然則史何以是君實而非介甫豈是與非皆兒戲不足爲明  
徵考信之地與曰史何可廢也惟是熙豐元祐之史則不幸  
而近於兒戲夫史公評也定論也評不公爲曲筆論不定則  
毀譽以愛憎而讀者靡所適從陳壽被撻於蜀而謂將略非  
武侯所長魏收德楊休之助已作佳傳以報而旣貪且虐之

父以惠政稱之口語訖於今而未已神宗實錄始之以范祖禹而終之以范冲祖禹君實之門人也君實與介甫爲水火而史作於其門人之手有不舉之使升天按之使入泥者乎於是乎有蔡卞之芟改有陸佃之重修不旋踵而范冲朱墨史行矣而冲又祖禹之子也祖禹坐詆介甫獲罪死而史復竄易於其子之手重以天語之丁寧有不修父之怨詆益深而益巧者乎一介甫一君實耳前是之而後非之甲非之而乙是之以此定論論定乎評且公且私乎曾公亮謂上與介甫如一人神宗亦謂自古君臣如朕與安石相知絕少而范氏父子皆盡書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夫旣君臣相知如一人矣則有唱必和旣都且俞神宗雖聖安石得取分焉而

過安石亦所以過神宗矣又何必揚上休美而聚諸不美之  
談斂之此一人之身也哲徽二宗非神宗子乎哲宗謂祖禹  
錄神宗事非實而刊定之以金陵日錄徽宗當失國播遷之  
餘聞有攜日錄來者亟輟衣鬻而視之是二君終不以安石  
爲過也知變法實先帝本意而過不在安石也先帝不以爲  
過先帝之二子不以爲過而秉筆者務索其疵而求其疵不  
少貸何意哉況蔡史之專是介甫與范史之專是君實等耳  
是介甫者有所私不得稱信史是君實者獨無所私一一皆  
實錄乎使范氏史可信則蔡氏史亦可信又何所據而此之  
信彼之疑也陸農師嘗謂新法擾民謂介甫拒諫其於介甫  
非苟同者而亦指范史爲謗書蓋譏稱之難憑而斧衮之失

實有不可勝記者矣後之人乃得攘臂於其中據一家私議  
論而詛之祝之曰某也是某也非嗚呼愚哉然范史遂行於  
世而目錄湮不傳何也曰蔡京假紹述爲身利身之不保而  
國亦隨之建炎紹興之政羞稱焉故尊元祐而黜熙豐熙豐  
黜而目錄黜矣若之何其行之也

考略曰予聞無錫顧棟高著有王荆公年譜求之十餘年  
至嘉慶戊午乃因金匱顧公響泉

光旭

從其家鈔得之及

觀其自序云嘗緝司馬溫公年譜成說者謂汴宋之局溫  
公與荆公爲乘除譜有司馬而無王則是紀美而貸惡卽  
於勸懲之道不備及較觀陳氏長書所論亦以司馬爲言  
而主意各別判若天淵適予全部稿亦成其是非所散見

於語中者已略具矣故於二公書均可置勿辯惟陳氏以  
一人獨見似爲眾耳所駭聞不得不悉錄之安知天下之  
大數千百年之後不復有眾惡必察如陳君者哉陳君名  
汝錡字伯容高安人萬厯間貢生官止教諭著有周史總  
長書短書此四論卽從長書錄出者也伯容於陳邦瞻德  
遠爲叔父行德遠官尙書以文名世子觀所著宋史紀事  
本末一書傳安石事與羣言無異遂不能無異於伯容而  
伯容乃以異獨傳

閱案紹聖元年御史中丞黃履言前宰相司馬光昨自  
先帝識拔進位樞廷光以不用其言請歸修史先帝盛  
德優容曲從其欲書成仍以資政殿學士榮之其恩可

謂厚矣迨垂簾初朝廷起光執政當時士論翕然稱之以謂光真能弼成盛德上報先帝不謂光深藏禍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爲非是夫法令因革因緣時宜豈有一代憲章俱無可取歸非於昔斂譽於身此而可容

孰爲咎者

見通鑑長編百  
單一卷下同

又監察御史周秩言司馬光

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夫宗廟之計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義以定父子之親豈有廢君臣父子之道而專以母子爲言又紹聖元年六月戊午詔曰送往事居是必責全於臣子藏怒宿怨豈宜上及於君親朕繼體之初宣仁聖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權同聽覽仁心誠意專在保佑朕躬自以簾帷之間見聞不能周及故